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

之三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之三

陈 静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5 字数: 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责任编辑: 言之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 (40 册): 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纠 葛

有过一个时期，儿辈们把过去的一切坏事统统归罪于我们。其实其中有我们干的，也有别人干的。有些事，客观地分析一下是属于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错误，有些则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暴戾或病态的意志所造成。对我们的责备固然是青红不分，而我们这一代人却也同样皂白不辨地一概不认帐，死抱住过去不放，结果反把毫无干系的事情同自己牵扯在一起了。事实上我们的全部生命、工作都是反对这些事情的，都是为了实现列宁的遗志而斗争的。我们还不分青红皂白地责怪——直到现在还在责怪儿辈们，说他们不如我们，跟我们比差得远了，我们是如何英明，如何一贯正确，如何经过战斗的锻炼……实际上我们大家，无论儿辈或者父辈，都应该客观一些，都应该作一些自我批评——那种谈论得很多的自我批评。

我们不应该认为儿辈不及我们；而儿辈也不应该认为他们总是比我们聪明。拉达虽然深知物质和反物质的秘密，但她永远不会知道父亲知道的事情，永远不会知道父亲艰难的一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每一代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对于过去的事情不应该一笔抹煞。儿辈不仅应该学习我们的英勇业绩，也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大道理，几乎是老生常谈了。讲大道理是最容易不过的，然而实现起来却不简单。

当子女还年幼的时候，他偶尔也给他们谈谈自己打游击

的情形，当然是选最可歌可泣的讲。当时他们听得出神。后来长大了——就开始露出怀疑的微笑：不相信父亲真是这么个英雄。在他们的眼里，父亲只不过是极平常的人。使他感到委屈的是，他们对他的过去表示冷淡。于是就跟子女疏远起来。直到最近，他跟女儿接近了，才开始了解女儿。可是儿子离得远远的，怎样才能找到一条跟儿子接近的途径？该做些什么方能彼此了解。

不，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过。在你们任何人面前都没有。你们谁也没有权利审判我！也许只有你们的母亲，在她面前我是有罪的。可是奇怪，我从来也没有为了这一点责备过自己。那个年轻的道学家想用知道我的秘密吓唬我，我当时回敬他的是真话：过去那个安东纽克已被一道界限同现在的安东纽克隔开了，过去的一切也随着都留在界限的那一边。然而，这又荒唐得很，谁也没有埋葬过一个安东纽克，也没有生下另一个安东纽克，有什么界限可言？什么时候划下了这道界限？它又把什么划分了开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不，有时候还是分成了两个人，否则就没法活下去。

“爸爸，你们这一辈人活像教士……你们唯恐我们否定你们心目中那些神圣的东西……”

不，好女儿，我不怕。你们永远也抹煞不了我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因为对所有的来说，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神圣的。我并不为这担心。我也不为你们的未来担忧，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生活一是比我的生活美好。

什么叫做美好？是不是安定、平静？收入更多？

“我不相信掌握了复杂的原子计算方法后我会变得更好

……”拉达，你喜欢说尖刻的话。你对物质构造的了解比我在整个一生中，在全部求学时代所了解到的要深刻得多。从逻辑上讲，你也应该变得更好，后浪推前浪嘛！不过，可惜得很，也不完全如此。科学不只一门，科学有许多门类。有一种巨大无比而又极端复杂的原子，叫作人类……且住，我重复起你的话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点儿像教士，倒不是因为害怕儿辈们否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喜欢重复三岁小孩也懂的常识，而且还偏要把那些老掉了牙的道理说成是我们这些父辈的真知灼见。

……谢谢上帝！为什么我会产生在儿辈面前感到内疚的那种不可理解的心情呢？不仅在瓦西里面前，同时也在拉达面前，在薇塔面前，在所有的儿辈面前。什么所有的儿辈面前？别说得也太抽象了，真理总是具体的。大家都在羡慕拉达，我也羡慕她的才能，并引以为荣，虽然有时为了她感到害怕。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完全是令一个人使我苦恼。看来是瓦西里。你曾经严厉地责备我，也许你早已忘记了吧？而我都记得，而且为这件事痛苦。你不了解我过去为谁工作和怎样工作的，这是我的过错。我从不善于谈自己，更不善于对你们谈。我不善于谈还是没有时间谈？也许是我害怕谈吧？在我生命中最激昂最英勇的时期，曾遇到过什么样的事件，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都是你们年轻一代所不能理解的。我当时应该多跟你谈谈，而不应该对你的话作出如此病态的反应，不管你说了什么都不应该计较。我应该记得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的火性子，而且不但是在年轻时。其实，对你的错误我当时大概也应该像现在这样冷静和谨慎地加以分析。可

是我们都有神经，我的神经当时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何况你在这以前就曾不止一次地刺激过我紧张的神经。

可我现在想：如果你们实质上是正确的，那么对于那种不学无术和卑鄙无耻的行为你们还能用什么别的方式来表达你们年轻人的愤怒呢？我不也是这样对当前经济领导工作中的愚蠢无知行为提出抗议的吗？那么为什么——你在这空车厢里，在车轮的卡达卡达声中回答自己吧——为什么你自己毕生在做的事，一旦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做了，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好像他们要推翻你用鲜血和亲人的生命为之战斗过的神圣事业似的？不，我那时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拉达做出这样的事，我也许会采取完全另外一种态度。而你平时的一切行为举动加深了我的不满和失望，于是我就大发雷霆了。也许，做父亲的为什么大发雷霆就如为什么思子心切一样，的确是难以解释的。请你注意，我来看你并不是为了使内心求得平静，或者在你面前赎自己的罪。我不像你母亲，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后悔。眼下我不能解释，我为什么来看你，但是我感觉到你我都需要这次会面，它会有点用处。有什么用处呢？“和混蛋斗争”吗？但我是个退休干部，能算个什么战士呢？到他们建议给我的那个职位上去吗？去帮助像安得烈·彼得洛维奇那样的人挤进科学界去吗？有些人学乖了，懂得选择更稳当的地位！但是我从来不挑选。

〔苏〕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

两个火堆并在一起燃烧，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一齐扯着手，拥抱着火堆，那堆火因为燃料增多而呼呼地烧着，火苗子欢快地往上窜，交织着、扭结着、飞舞着，显示出一种友好的情绪……

“你见过错鱼吗？”他的一口小白牙在黑暗中显示出来。

老海碰子没吱声……

“再扎深点，我就全能看见……”

“全看见？”老海碰子望着他：“全看见什么？”

黑暗中，小海碰子两只眼睛眯起来，狡猾地笑了：“错鱼呗！……还有那个……”

老海碰子现在更加明白了，这个小海碰子所炽烈追求的，正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他会得到的！”老海碰子心里火燎似地默默想着。他想起那虽然柔嫩却起划出伤口的皮肤。想起虽然犹存但已烧得焦卷的汗毛，想起那灼亮的鱼枪，那脚蹼，那两只五垅刺的海参，那冒着血沫沫的小脑袋。……他似乎看到小海碰子已捧起那美好的东西，浮出蓝色的水面；向半铺坑的海碰子，向山那边的世界，兴奋地炫耀着：“我得到啦！”啊，人们再也不会觉得老海碰子有什么能耐了，再也不会对他惊讶地瞪大眼睛，再也不会感到他的存在了！是的，尽管他拼杀寻求了将近一生，但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他的力气毕竟消尽了，他的家什儿显然落后了（他的心里已对那亮光光鱼枪有感情了），他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就像傍晚的太阳，虽能烧红满天云霞，绘出壮丽的景色，但终于要落下去的！小海碰子虽然稚嫩，但正是开始。一种痛苦的绝望的情绪涌上来，使他霍地站起来，朝小海碰子那儿望去，黑暗中只有一束细亮的光亮，那是鱼枪。他陡地感到，他那铁青色的鱼叉和亮灼灼的鱼枪，那扁平的脚板和橡胶脚蹼，烧光汗毛的老皮和烧卷汗毛的嫩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看他这两种东西正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力量是错鱼切不断、浪涛冲不垮的。一种全新的充实感觉涌上来，老海碰子走过去。小海

碰子睡着了，但紧紧地搂着鱼枪，老海碰子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轻轻地盖在小海碰子身上，然后坐在旁边，长久地注视着豁口外面，黑乎乎的海。

邓刚《迷人的海》

生了变化，那时他们父子间的关系还不明显，现在已经明确起来……而且是怎样明确起来的啊！他脑子里又浮现出已故的妻子，可是浮现的她，已经不是许多年来他所熟悉的那个模样，不是一个善于持家的、贤良的主妇，而是个年轻的姑娘，她那苗条的身姿，天真、好奇的目光，一条垂在孩子般的脖子上的编得紧紧的发辫。他回想起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他在他的住所的楼梯上遇到她，无意地碰了她一下，于是他转过身来，想道歉，却只能够低声含糊地说一声：“pardon, monsieur。”而她却低下头，微微一笑，就跑开去。但是到楼梯的转弯处，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装出一副庄重的神态，腓红了脸。从此以后，起初是有些胆怯的探访，吞吞吐吐的谈话，半嗔半喜的微笑，接着是疑惑，忧郁，激动，最后，才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喜悦……这一切都消逝到哪儿去了呢？她成了他的妻子，他像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一样，是幸福的……。“可是，”他想到：“那些甜蜜的最初的时刻，为什么不能够让它们在生命中永远永远地存在呢？”

他没有尽力把自己的想法弄明白，可是他觉得，他愿意用一种比记忆力更为有效的东西来永驻那幸福的时光。他愿意感触到自己的玛丽亚重新出现在身旁，感觉她身上的热气和呼吸，而且他已经仿佛觉得，她就在他的上方……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他近旁传来费涅奇卡的声音，

“您在哪儿？”

他震颤了一下。他既没有感到痛苦，也不觉得惭愧……他甚至不允许可以把妻子跟费涅奇卡作一番比较，但是使他感到遗憾的是，费涅奇卡想起来找他。她的声音一下子使他想起了：他那灰白的头发，他的衰老，他现在的处境……

他已经进入的，从往事的阵阵烟雾中浮现的那幻梦般的世界，颤动了一下……就消失了。

“我在这里，”他回答说，“我就来，你去吧。”——“又来那一套老爷习气啦，”他脑子里又闪动了一下。费涅奇卡不作声地向亭子看了看他，就悄悄走开了。他却惊讶地发觉到，就在他沉入幻想状态的时候起，夜幕已经降临。周围一切都在黯淡、寂静下来，费涅奇卡的脸在他面前一闪而过，是这样苍白和细小。他欠起身，想回到屋里去。可是在他胸膛内那颗渗透着伤感的心还不能平静下来，于是他在花园里慢悠悠地踱着步，有时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脚下的土地，有时抬眼望着那已经繁星闪烁的天空。他走了许久，走得几乎疲乏了，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某种胆怯地寻求的、模糊不清的、令人伤心的忧虑，依然没有平息。噢，假如巴扎罗夫知道他这个时候想过些什么，他一定会嘲笑他一阵啊！连阿尔卡季也会责备他。他，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个农学家和家长，在流着眼泪，流着莫名其妙的眼泪，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走着，还没能够打定主意走进屋里去，走进这个和平、舒适的窝去，虽然它所有亮着灯光的窗户都在如此亲切地对着他。他难于离开黑糊糊的地方，花园，拂面的新鲜空气；难于离开这个悲愁，这个忧伤……

〔俄〕屠格涅夫《父与子》

排队买东西的第十七个老汉，个子本来很高大，因为罗锅腰，显得低了，不被人注意。他穿着笨手笨脚的新棉袄新棉裤，左胳膊上挂着一个竹篮子，里头平放一个空豆油瓶，他低头用右手指抹眼泪，抹掉又溢出来了。

大伙终于注意了 this 奇怪的老汉。为什么在大伙高兴的时候，他流泪？而且看样子流上没完了。

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个老汉满面很深的皱纹，稀疏的八字胡子，忧愁了一辈子的眼神，脖子上有一大块死肉疙瘩。看来，几十年沉重的劳动，在这个人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很明显，很突出。上万赶集的庄稼人里头，这样的人也是少数！

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梁生宝他爸嘛！

梁三老汉，在庄稼人们谈论灯塔农业社和社主任梁生宝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爹和他两辈子创业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他爹和他合起来，在世上活了一百来年，什么时候倒在一个冬天同时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来？总是：棉袄是新的，棉裤是旧的；几年以后，棉裤是新的，棉袄又是旧的。常常是面子新的，里子是旧的，或者絮的棉花是旧的。土改后，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的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秋收后，宝娃子对他妈说，旁的什么都不忙，先给他爹缝全套新棉衣，给老人家“圆梦”要紧！老汉说：

“宝娃子，有心人！好样的！你娃有这话，爹穿不穿一样！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爷说：世事拿铲子也铲不平。我信你爷

的话，听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给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吧！爹给你看家，扫院、喂猪。再说，你那对象还是要紧哩。你拖到三十以后，时兴人就不爱你哩！寻个寡妇，心难一！”

但生宝娘俩，还是坚持要给老汉“圆梦”，老汉想起这些，感动得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

当排队的庄稼人顾客知道这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他爹的时候，一致提议让老汉先打油回去，老汉上了年纪，站得久了腿酸。梁三老汉不干，大伙硬把他推拥到柜台前面去了。

梁三老汉提了一斤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害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柳青《创业史》

老太爷只想一个人安静地休息片刻。他把陈姨太也遣开了。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微微地喘着气，他的眼睛半睁开。他的眼前出现了许多暗影。一些人影在他的面前晃了过去。他看不见一张亲切的笑脸。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儿子们怎样地饮酒作乐，说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见他的孙儿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觉民居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却不能处罚这个年轻的叛逆。他自己衰老无力地躺在这里，孤零零的一个老人，没有人来照料他。他从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的失望和孤独。他开始疑惑起来：他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大梦？他又想，自己怎样地创造一个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业，又怎样的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满心以为

可以使这个家庭一天一天地兴盛发达下去。可是他的努力却只造成了今天他自己的孤独。今天他要用他的最后的挣扎来维持这个局面，也不可能了。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这个家如今走着下坡的路了。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料到的。他自己虽然不愿意，然而他赤手空拳，也无法拦阻。他已经完了。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在欺骗他。各人在走各人的路。连他喜欢的克定也会做出那种丢脸的事。还有克安。这些人都在做梦啊？高家垮了，他们还会有生路吗？这些败家子坐吃山空，还有什么前途？全完了，全完了！他做了多年的“四世同堂”的好梦，可是在梦景实现了以后，他现在得到的却是一个何等空虚的感觉！

失望、幻灭、黑暗。他现在衰弱地躺在这里，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来分担他的痛苦和孤寂。他这时候才明白他在这个家庭里的真正的地位了。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幻灭、黑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做错了。但是他还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时候即使知道，也太迟了。

他的耳边仿佛响着克定夫妇的争吵，他好像又听见许多不调和的吵闹的声音。沈氏满脸眼泪，张开阔嘴说：“请爹给我做主。”克定一边打自己的脸颊一边带可怜相说：“他们都是这样说，我欠的帐爹是会替我还的。横竖我家是北门的首富，有的是用不完的钱。”他连忙用手蒙住两只耳朵，然而闹声还是不留情地闯进来。他的脑子被这些闹声搅乱了。他想站起来，走到另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躲避，但是他试了几次，还用一只手撑着沙发的靠手，才勉强站了起来，而且十分吃力。他向着床走了两步。忽然一阵眼花，房屋开始颠倒地旋转起来，他的身子也不由得不跟着摇晃。于是眼前一片黑暗，他

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直到陈姨太惊慌地尖声唤醒他的时候。

巴金《家》

卡兹纳夫太太怎么也克制不住再观赏一次幸福时日留影的欲望。可是当她走到壁炉跟前，看到空空的相框时不禁吓了一跳。她瞧了瞧桌子，桌子上放着卡兹纳夫用来裁剪格言的那把亮晃晃的剪刀——接着又瞧了瞧废纸篓。天哪！废纸篓里不是她自己的那副笑容，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情和那个鼓鼓囊囊的肚子吗？她匆匆地朝着扔进废纸堆里的相片走去。这个无耻之徒竟把玛蒂尔德的相片剪了下来：他兴许把它珍藏在贴胸的皮夹里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准把热烈的嘴唇贴在照片上取乐……老太太已经闷闷不乐了两个星期，可是这一叛逆的物证使她肝胆欲裂。心中的怒潮像决了堤似的咆哮起来，变了形的手指瑟瑟发抖。她捶胸顿足，那神情就好像那天她冲着玛蒂尔德叫嚷：“你甭想占有我的儿子！你永远别想占有她！”时一模一样。她朝房门走去。她的脸色又痴呆又紧张，宛如一个在大衣里藏着上膛的手枪和硫酸去行凶的女人一样。也许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也许只能爱一个人。这位老太太因不能再占有儿子而怨天尤人，悲愤欲绝：她的占有欲，精神主宰比驱使两个年轻人互相拥抱，互相渗透，互相吞噬的肉欲更强烈。

……她必须像往常一样成为强者。她怒吼道：

“瞧瞧你自己吧，没良心的东西：只有你的生身母亲才受得了你的气。我是你的亲娘，我受罪受了将近五十年，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还能活到如今。那个可怜的女人过门时，我就知道她活不长。不出一年你就会……”

“住嘴！我不许你再往下胡说……”

儿子脸色铁青，扬起了哆嗦的双手，她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由于他继续进逼，她一直退到了墙边，她朝这个狂人冷冷一笑，她的表现仿佛就像那位视死如归的母亲：“你朝我的肚子上打呀。”

然而，他却被自己差一点干出的蠢事吓呆了，不敢再往前走。他猛地醒悟过来，直愣愣地瞧着那位差一点被他殴打的、气喘吁吁的老太太——他的生身母亲。他瞧着这个连气也喘不过来的、缴械投降的、瘫软的身躯。他的心终于软了下来，像个温顺孩子似的可怜巴巴地叫了声：

“妈妈！”

她沉重地倒在长沙发上，他把自己的脑袋枕在母亲的肩头。他像只冒失的兔子重新躲进了自己的兔窟，因为对他来说世上再也没有别的栖身之地了。她像个走投无路的绝望者，趴在冷酷无情的地面上，不惜撞青自己的颜面以求弃绝尘世，命下黄泉。这个山穷水尽的男人就这样紧紧地拥抱着年迈的母亲。而她呢，浑身无力，蜷缩一团，闭着眼睛，尽情地品味着这一短暂的幸福。因为他很快就会从激动中清醒过来，他那一时刻的软弱准会变成新的仇恨。啊！她是多么想使这一美好的时刻无限地延续下去呀！然而，她的双臂却在他那沉重的脑袋下麻木了，僵硬了——此刻，母亲想起了费尔南幼年时，不揪住她的手不能入睡的习惯，曾经有多少个冬夜，她不得把手臂伸出床外，不顾寒冷，不顾酸疼，让这个小刽子手一连数小时地抓着她的手在摇篮里安睡。现在她又像一位年轻健壮的母亲贪婪地吻着新生儿似的，良久地吻着儿子那密布皱纹的前额。不，不，她不会再惹恼他了，她终于又模糊地看到了晴朗的天空，她感到万分庆幸；她对眼前的儿